

#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 第廿六篇 獵人與鹿

敬禮上師。

尊者密勒日巴將他的徒弟各各安置於不同的崖洞中修行後，自己就來到西藏和尼泊爾交界處的一個人跡罕至名叫尼香古打的山上住了下來。其山之上部異常峻崎，終年雲霧圍繞，濛濛細雨經常不斷。山之右方矗立一峯，陡峭如壁，猛獸的吼聲不時傳來，天空中經常翱翔着蒼鷹和鵬鷲。左邊也有一所山，其勢平緩，山上遍佈草坪，茸茸的綠草長得異常茂盛，像是要滴出油來似的。一羣羣的野羊和麀鹿都在草坪上恣意的奔馳遊戲。山之前方有一座濃茂的森林，長滿了各種野花。猿猴在樹間飛盪，孔雀和畫眉鳥，還有那些不知名的各種美麗的禽鳥，都不斷的唱出悅耳的樂聲，不時還夾雜著飛翅拍盪的「劈劈」之聲。

尊者所居住的崖洞前面經常都聽到那潺潺的流水聲；有些水是從山壁中流出的，有些是溶雪所化四面流下來的，有些却是池塘中流注到小溪去的，淙淙清音，爽耳異常。

這真是一個寂靜安適的修行所在，險峻難及却又順緣具足。崖洞的名字叫做嘎打牙；許多當地的善神和非人都前來為尊者護法，承事供養。尊者亦悅意的心住流水三昧。

某日，尊者在崖洞裏忽然聽見獵犬吠叫之聲，隨即又聽見砰然一聲巨響。尊者自忖道：「這兒一向都是極佳的習禪處所，難道今天有障礙來滋擾嗎？」想著就走到洞口前面的平地處，在一塊巨石的前面坐下，心契無緣大悲定。不到片刻，只見一隻黑色的麋鹿，通身汗如雨下，顯著極端驚駭的樣子，顛巍的跑到尊者的面前來。

尊者見狀，不覺生起難忍的大悲心，想道：「由於往昔的惡業，他投生了這樣一個畜類，此生一無所獲不說，還要時常忍受這樣的苦痛，實在可憫！我應向牠宣講大乘法要，令趨究竟安樂之門。」於是就向黑鹿唱道：

「敬禮羅札馬爾巴足，息象生苦祈加持。

勿懼聽密勒，為汝歌此曲。

內心無明生，種種顛倒相，

莫執此肉身，身心齊放下，

向道時至矣！執異孰為實，

焉能得解脫？真實逃避處，

除此無他途，能至解脫處。

應捨此迷謬，於此安然住！

汝心現思維；死苦實難忍；

若身陷此山，終必被捕擒。

喂噫！黑麋鹿，

汝因勤逃避，

無由得解脫！

斷捨無明惑，

驚懼急躲竄，

內觀自心性，

捨此而求他，

若能逃彼山，

一者為希望，

頭生象角枝，

外境諸患故，

汝應息恐懼，

淨除顛倒障，

依此幻身逃，

攝性歸菩提！

是為真顛倒；

則能得安隱，

一者為畏懼，

由此希懼故，  
六種成就法，  
教汝大手印，  
觀心之法要。」

尊者的歌聲猶如梵音之美麗悅耳，奪人心魄，任何人聽了心中自然會產生一種說不出的安適和爽樂。尊者的慈悲亦由歌聲滲透了黑鹿的身心。牠的恐懼和苦痛都一齊平息了；牠快樂的走近尊者，眼淚簌簌的流下，就在尊者的左旁臥下，一面却用舌頭來舐著尊者的衣服！

尊者付道：「剛才我會聽到犬吠之聲，必定還有一隻來追擒這頭黑鹿的狗就在附近，牠是怎樣的一隻狗呢？」正這樣想著的時候，忽見一隻紅色的母獵狗，頸着項圈，全尾漆黑，四爪銳利，能裂堅石，舌頭伸出嘴外像一束紅綾似的；以極憤怒的仇恨心情大聲狂吠，飛奔躍空速度似電閃般的追蹤黑鹿而來。

尊者想道：「追着黑鹿的原來是牠！這條狗看見外面任何東西時都會把它當做仇敵的！它的心中經常充滿了憤怒。我如果能平息牠的瞋恨心多麼好呢。」這樣想著，尊者不覺滿懷傷感，普對一切衆生起大慈悲心，向母狗唱道：

「敬禮羅札馬爾巴尊師足，  
身似犬身臉似狼，  
瞋忿怒火使心迷，  
煩惱刺痛無喘息。  
身似犬身臉似狼，  
狼犬聽我密勒歌。  
汝視外物皆敵故，  
時爲饑餓所逼迫，  
若不捉住自內心，  
捕捉外物有何用？  
速息瞋心安閒住，  
鬆坦無慮坐我旁！  
而今怒火燒汝心，  
瞋惱激汝心思維；  
彼如逃至對山腰，  
我將不能捉獲渠，  
若在此山能截獲，  
（當能大嚼快朵頤！）  
時爲希、懼左右故，  
身墮輪迴千萬劫，  
我當爲汝作開導，  
顯示六種成就法，  
教汝觀心大手印。」

尊者的誠摯大悲和梵天般美妙的歌聲竟使這兇狗的怒火完全平息了下來。牠鼻中發出「嗯！嗯！」的哀聲，向尊者搖著尾巴，用舌頭去舐尊者的衣服，作出各種親善的樣子，隨即在尊者的右旁臥下，以牠的前爪搭在口鼻之上，眼淚簌簌的流下來。一左一右與黑鹿同時安詳的睡臥在尊者的身旁，像母子一樣。

尊者付道：「在這兩個衆生的後面，一定還有個罪業深重的

人正在追尋牠們，恐怕就要來了。」

片刻間，只見一個（偉碩的壯男）滿面驕慢狠惡的樣子，眼露閃閃兇光，全頭的長髮都束在一起結成一個向上的髻子，前後襟左右擺動，頸肩上帶著一圈捕獸的套索，手持弓箭，氣息喘喘，全身汗如雨下地急急跑近前來。他看見自己的獵狗和黑鹿竟然像一對母子般的靜臥在尊者的旁邊，不禁想道：「這個瑜伽士一定是在我的狗和這個黑鹿身上施了什麼法術！」於是氣沖沖的對尊者說道：「我到處都看見你們這些癡肥的惹巴瑜伽士！在高處的雪山上，你們跑來獵獸；在低處的湖畔，你們前往捕魚；在中間的平地上，你們經常到城鎮鄉村中去做些鷄毛蒜皮的生意，和與別人打架。所以死去一兩個你們這些惹巴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有本事把我的狗和鹿弄在一起，現在看看你的布衣能否擋得住我的利箭！」說著就將弓弦拉滿，瞄好準頭一箭射向尊者，誰知竟射高了一點，沒有射中。

尊者自付道：「連愚昧的畜牲都可用說法來感化，他是一個人，向他說法一定可以使他了悟。」於是就對獵人說道：「你隨時都可用弓箭射我，不必急於一時。請你先聽我唱一首歌，再射不遲。」於是尊者就以大悲的心懷和美妙如梵天般的歌音，向獵人金剛護唱道：

「祈請各大成就士，  
鬼面獵士聽我歌！  
汝形似鬼罪業聚，  
因罪業故不能得。  
捕捉外物有何用？  
捕殺麋鹿何能飽？  
越克越多無已時。  
莫以生命造罪業，  
教汝觀心大手印！」

息滅五毒祈加持。  
經云人身貴似寶，  
汝雖尋求此生樂，  
若能於內除貪著，  
必能獲得成就果，  
（汝應向內修禪觀。）  
調伏自心時至矣！  
內除五毒家願足。  
若能於內降自心，  
一切仇敵自寂滅。  
應用此生修佛法。  
我當傳汝六妙法①，

獵人聽了自付道：「只憑他說的這些話是不能算數的。但是麋鹿和獵狗二者一向是不能見面的；狗見看鹿時的兇猛，和鹿看見狗時的恐懼是任何人難以改變的。可是今天，這狗和鹿却在他

的左右和平相處，實在令人不解。再說，每年冬天我到雪山高處來狩獵時，我發出的箭從未失準，今天却不由自主的射歪了，竟未射中！這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這個行者會使邪法；要不然他就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大喇嘛！我要親自審查一番。」

於是他走進尊者的崖洞內，到處仔細的查看了一番。除了一些蕁麻和野草根的「食物」外，其他什麼資身的食糧和用具都沒有。他心中不禁生起一陣悲戚和敬佩交雜的誠信。就對尊者說道：「師傅啊！您的上師是誰？您所修的法是什麼？您的依處，友伴和資財都是怎樣的？請您告訴我。我如果覺得合適，願意把這頭麋鹿送給您，同時要請您攝受我為徒僕。」

尊者答道：「我的依處和友伴是這樣的。你如果堪能隨我修行，就跟我來吧！」於是就對獵士金剛護唱了下面這首歌：

「諦洛、那若與馬爾巴， 此三密勒之上師，  
此三上師若適汝， 可隨我來學佛法。  
此三密勒供養處， 此三供處若適汝， 可隨我來學佛法。  
佛陀、正法與僧伽， 此三密勒歸依處， 如是皈依若適汝，  
隨我惹巴學佛法。 禿山、雪山與土山， 此三密勒修行處，  
如是修處若適汝， 可隨密勒修佛法。  
此三密勒之家畜， 此三家畜若適汝， 可隨密勒修佛法。  
山貓、豺狗與胡狼， 此三密勒守門犬， 如是門犬若適汝，  
隨我惹巴學佛法。 畫眉、松鴉與鷺鷥， 此三密勒之家禽，  
如是家禽若適汝， 隨我惹巴學佛法。  
此三密勒之眼賞， 如是眼賞若適汝， 可隨我來學佛法。  
天神、魔鬼與仙人， 此三密勒之鄰居， 如是鄰居若適汝，  
可隨我來修佛法。 猿狒、獼猴與熊羆， 此三密勒遊戲伴，  
如是伴侶若適汝， 隨我惹巴學佛法。  
此三密勒之密友， 如是密友若適汝， 隨我惹巴學佛法。  
蕁麻、野芋及稀羹， 此三密勒之食物， 如此食物若適汝，  
隨我密勒修佛法。 山水、雪水與池水， 此三密勒之飲料，  
如是飲料若適汝， 可隨我來修佛法。  
此我密勒之衣著， 如是衣著若適汝， 隨我惹巴學佛法。」

獵人聽了深為感動，他又親見尊者的言行確實一致，不禁流下淚來，立即全身拜倒，頂禮尊足，把黑鹿、獵狗、弓箭和羊皮繩套全部供養尊者，說道：「這些物件都供養給您。我和我這條狗電閃紅母過去作了許多惡業，從今以後再不造作任何罪業了。請尊者慈悲超度這條電閃紅母，並請接引黑鹿使入安樂之途，更祈傳授佛法予我獵士金剛護，令我趨入解脫之道。」隨即歌曰：

「身右有黑鹿， 其嘴似白螺， 我若宰殺之，  
能除七日饑， 我今不需彼， 供奉尊者前；  
祈度此黑鹿， 令入安樂道； 電閃紅母犬，  
導使趨菩提； 度我金剛護， 令入解脫道。  
身左臥母犬， 其名號電閃， 縱之騰奔躍，  
能捕空中鳥， 我今不需彼， 供奉尊者前；  
祈度此黑鹿， 令入安樂道； 電閃紅母犬，  
導使趨菩提； 度我金剛護， 令入解脫道。  
黑色長繩索， 鐵圈作嚴飾， 以之作細綁，  
能縛猛獸牛， 我今不需彼， 供奉尊者前；  
祈度此黑鹿， 令入安樂道， 電閃紅母犬，  
導使趨菩提； 度我金剛護， 令入解脫道。  
美好此羊皮， 柔革作嚴飾， 着往雪山頂，  
身適暖融融； 我今不需彼， 供奉尊者前；  
祈度此黑鹿， 令入安樂道； 電閃紅母犬，  
導使趨菩提； 度我金剛護， 令入解脫道。  
右手所執箭， 紅翎作嚴飾， 射之必中的，  
霹然發利響； 我今不需彼， 供奉尊者前；  
祈度此黑鹿， 令入安樂道； 電閃紅母犬，  
導使趨菩提； 度我金剛護， 令入解脫道。  
左手執白弓， 以之作掙擊， 天龍亦震駭，  
我今不需彼， 供奉尊者前； 祈度此黑鹿，  
令入安樂道； 電閃紅母犬， 導使趨菩提；  
度我金剛護， 令入解脫道！」

他這樣把黑鹿和獵犬的生命及弓箭等物，全部供養尊者，說

道：「請您攝受我為您的僕人吧！我暫時先回去向家人要一些道糧後就回來依止您。不知您是否常住此處，還是要遷往別的地方，請予明示。」

尊者對獵人把黑鹿和紅犬的生命釋放、供養，和他心意的澈底轉變，十分歡喜，對他說道：「你這個獵人能從此不再造惡業，趨向善道，實為稀有難得。你雖然想以後找到我的住地，但這是靠不住的。因為我的住處和行止都不固定，所以找我是十分困難的。如果真正決心要修法，就應該立即斬斷對家人的愛戀，現在就隨我來！我為什麼住無定處呢？理由是這樣的，隨即歌道：

「稀有我惹巴，  
雪山修禪觀；  
秋季三月時，  
滋身作道糧。  
能除粗毒氣，  
居山或草原，  
無分冬與夏，  
壞苦為自性，  
如是方能克，  
任何之食物，  
能於一切時，  
勇猛大精進。」

常住山崖處，  
依此除體障，  
城鄉往乞食，  
冬季三月時，  
增盛之障礙。  
能治肺脾病，  
專志修禪觀。  
故應恆佑護，  
五毒之煩惱。  
此乃離貪慾，  
孜孜修正法，  
是為瑜伽士，

夏季三月時，  
清淨身內氣。  
討募諸穀物，  
深林修禪觀，  
春季三月時，  
除遣諸風疾。  
此身四大成，  
一意保健康；  
隨意能服用，  
快樂之象徵。  
是為瑜伽士，

獵人說道：「師傅啊！您這樣的言行實在稀有，令人佩服。我現在是從心底深處發起學佛之願。我先回家一趟，對家人交待幾句話，同時準備一點資糧。我去去馬上就回來！在我未返以前，請您留在此處等我。」

尊者道：「你如果是真的從心底深處發起修道之心，根本就無須再與家人見面。若能吃苦修法，則亦不必回家去取道糧。山中有的蕁麻，樹上有的野菓。這些苦行之糧已經足夠了。再說，人命無常，人心也是易變的。現在所發的道心若不持續，也是會轉變的。所以最好是現在就在此住下。如果一定要回去見家人。你且先聽我下面這幾句話：

「獵士諦聽靜諦聽！  
雷音雖響惟空聲，  
彩虹雖美瞬消逝，  
世間之樂雖暢懷，  
無非南柯之一夢！  
欲樂雖妙罪業因，  
有為似常速壞滅，  
昔日所有今日無，  
去年活人今年死！  
親密友朋成怨敵，  
滋身食品成毒物，  
善意恩護招口角，  
自己造罪終損己。  
百人聚會有百頭，  
其中已頭最要緊。  
十指斷一無不痛，  
象物之中已為尊。  
利己之時今至矣！  
生命無常死速至，  
遲延修道終無益。  
親眷投汝入輪迴，  
依止上師時至矣！  
今生來生皆快樂。  
修持正法時至矣！」

聽了此歌後，獵士金剛護意離顛倒，心趨正法，立即斷捨了回鄉探親之念，於尊者前求得法要後，即行修觀。（不久），畧生覺受。遂稟告尊者道：「請尊者慈悲傳授我進一步的修行方法。」

尊者聽了他的報導，十分歡喜，說道：「你已產生初步的功德，要進一步的修行，需要時常憶念這些事：

「依止勝妙上師時，應以深心誠祈求。修觀本尊空行時，起分頻頻明顯觀。修念生死無常時，思維死期隨時至。修觀大手印法時，點滴積累得增長。修觀衆生如母時，頻頻思維當報恩。修觀口傳深訣時，應持堅毅大精進。心趨妙法精進時，善巧守護離起伏。觀察是法非法時，應離武斷趨圓融。勤植稼穡佛法時，捨棄世間一切事。若得天人供禪食，無需辛勤積道糧。慳吝聚財難發展，空行誓語如是云。是故應捨諸遠慮，此心無復念今生！」

於是尊者就將灌頂和口訣全部無遺的傳授給他。修行若干時後，獵士的覺受和證解都臻於究竟。以後他就名為獵士金剛護成爲尊者心子之一。那條獵犬和黑鹿以後也永離惡趣之苦。尊者所住的那個山洞中，現在仍有獵士呈獻給尊者的弓和箭。

這是尊者在尼香古打與心子獵士金剛護相遇的故事。

## 註解

① 六妙法——此即指「那諾巴」所傳之六種成就法，並非天台止觀之六妙法門。